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，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、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

校長視野

上月，全球知名美國分子生物學家、「DNA之父」華生（James Watson）訪港，更親臨科大主持有關癌症療法的科學講座，並與一眾師生會面交流。他一生傳奇，二十五歲時已與同僚克里克（Francis Crick）打開生命之謎，他們於一九五三年提出DNA雙螺旋結構，一鳴驚人，更於一九六二年獲頒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，這項突破奠定人類基因解碼與基因治療等研究的基礎，令人類能改變遺傳信息。

一個周末早上，我跟華生在科大共晉早餐，他雖年近九十，卻依然精力充沛，轉數奇快，很有自信，每當提到創科發展，從他的眼神就可感受到他追求科學的熱誠，不斷分享其獨特精闢見解，他還送我一本介紹美國冷泉港實驗室（他領導該室四十年）的珍藏書。華生曾出版科學自傳《雙螺旋》，回顧自己發現DNA結構的過程及感想，在場科大一研究更特意邀請他簽書留念。從書中的字裏行間到現實生活發表意見，華生總是一貫的直腸直肚，就算明知有機會得罪人，偏離主流，但他依然選擇忠於自己。他在過去曾發表相當具爭議性的種族智商差異言論，結果遭受猛烈炮轟，華生事後已為其言論致歉，仍難免引來學術界有些人抵制。三年前，華生拍賣他那枚諾貝爾獎章，以逾四百七十萬美元成交，他將所得款項部分用以支持科研，部分捐贈幫助過他的大學，做做慈善。

有大學及機構因華生過去的辛辣言論而取消他的演講，甚至將他打入黑名單，他更被當時在職的冷泉港實驗室勸退。我一時思緒起伏，究竟表達思想與價值觀的差異，是否就要去封殺一個科學家，抹殺及否定他對科學的偉大貢獻？這是否跟我們一

未完的探索之旅

直所高舉的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有所抵觸？主流思想與觀念又會否為不同人的思想設限，窒礙創新呢？這些問題的確值得大家深思。我曾經跟科大同學說，人生的意義取決於自己心之所向，自己能夠為社會做甚麼，而非因循社會認為你應該做甚麼。

華生來港前曾到訪深圳進行考察，希望了解一下當地的發展狀況與潛力。近年深圳在推動創科發展大刀闊斧，積極引入頂尖科研領袖做領軍，已先後組建四個諾貝爾獎科學家實驗室——格拉布斯（Grubbs，二〇〇五化學獎）研究院、中村修二（Nakamura，二〇一四物理學獎）鐳射照明實驗室、瓦謝爾（Warshel，二〇一三化學獎）計算生物研究院、科比爾卡（Kobilka，二〇一二化學獎）創新藥物與轉化醫學研究院，由諾貝爾獎得主們領導科研工作。相比深圳，香港創科發展大計的步伐則顯得較為保守，早前提過將河套地區發展創科園，希望項目不會再度淪為「只聞樓梯響」的項目。

華生的一生充滿不同色彩，面對高低起伏，依舊隨心而行。好奇心驅使他窮一生之力去探索生命奧秘，就算邁向九十歲，仍熱心於世界各地的創科發展，活到老，學到老，繼續其生命中未完的探索之旅。■

